

卯時方至，練完武的陸冉一如往常的進入浴室沖洗，接著走到遊若離的房前輕敲門板。

「若兄？你醒了嗎？」

房內沒有傳來任何回應，但細小的呻吟讓陸冉心裡勾起些許狐疑與緊張。遊若離身上還帶著傷，若不是礙於兩人的關係，他幾乎想要睡在對方房間裡貼身照料。

就連習武也是因為自認能力不足，無法保護深愛之人，才逼著自己必須練完才能來看看對方的狀況。

「若兄？我能進去嗎？」

屋內依舊寧靜，內心的不安更加濃厚。

「……若兄，我進去了。」

陸冉推門而入，立刻就看見了蜷縮在床上，幾乎快從床邊摔下的被團。

「若離！」陸冉嚇得立刻快步上前緊緊摟住被中的人兒，就連稱呼都變了樣。他一向很怕遊若離出事，更別說那日幾人進入鬼谷林，看見對方被狼咬上的瞬間，他的心跳幾乎要停滯。就連吳侑將所有人喚至院中他也不願前往，以受傷為由讓遊若離待在房中，自己則是守在身邊。

「若離，醒醒。」

遊若離的神智有些飄忽，身體也有些發燙。

傷口還疼著，但他忍著就好。
忍著就沒事了。

不能讓別人擔心，會讓人感到難受的。

恍惚中似是聽見了什麼聲音，耳邊朦朧的聲響與過往的畫面疊合。

姓遊的臭小子！你還睡！趕快起來工作！討打了是吧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

啊。
對了。
不會有人擔心他的。

「江大娘，我這就去工作……我不疼的……」

陸冉已有數年未曾聽聞那娼館老鴇的姓，本以為遊若離早已忘卻過往的苦難，卻未曾想過對方竟還困在其中。懷裡的人此時看似堅強，卻又脆弱得彷彿隨時會消逝，他的手不禁輕顫，不敢過於用力的摟著對方。

「快去請大夫！」

陸冉將人放回床上，掌心貼上軟頰並用衣袖拭去額上的汗，任由對方往自己貼近。而令人安心的溫暖喚回遊若離的意識，纖長眼睫輕顫後緩緩睜開，最後在清晨的日光中望見了那抹黑。

「冉……」

「若兄，現在身體如何？」

「沒事……暝兄不是提點過復原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燒嗎……休息幾日便行……」

「我已經讓人去請大夫了，你再睡會兒吧。」

「拖累你了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
「別在意，這不需要道歉。」

聽著那虛弱卻又帶著距離感的話語，陸冉心裡可說是有苦難言，只能伸手輕撫對方的髮絲將之梳理整齊。而興許是恢復傷口跟發燒消耗了不少體力，遊若離很快又沉沉睡去，下意識地輕握他的掌。

陸冉皺起眉，複雜的情緒湧上心頭，很快便拉開距離坐在床邊，再也不敢朝對方伸手。

待遊若離再次睜眼，率先聽見的是水聲，以及溫暖的空氣。眼前已是清澈，陸冉的身影立刻映入眼簾。

「冉……」

「若兄！？」

那抹金色幾乎是瞬間撞進自己的眼，大步一跨便來到身邊，遊若離心底浮上些許慌張，但很快便壓了下來。

「怎麼樣？好些了嗎？」

「身體稍嫌乏力，但好些了……現在何時？」

「巳時過半，不久前大夫來給你診治過。」

「巳時！？我竟睡了這麼久，那今日的工作……」

遊若離連忙想要下床，卻硬生生的被陸冉給壓了回去，就連被子也蓋得緊實，絲毫不讓人有起身的餘地。

「不必，你好好歇息便是，我在這顧著你。」

「可是你還得工作……」

「我在這兒也能工作。」

那是比平時還要強硬的態度，遊若離藏在冬被裡的手忍不住緊握，同時垂下眼睫。他並不想這樣麻煩睦冉的，布莊的工作並不清閒，他本就該照顧好自己，不能讓對方總是擔憂著。

「……我還是拖累你了。」

「沒有，我——」

「玄殷少爺，給遊公子的粥已經備好了。」

下人的聲音打斷話語，睦冉起身走至房口，開門的同時用身體遮掩住床上的遊若離。

「辛苦了，半個時辰後再把藥送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見著對方似乎是想繼續留在房裡，遊若離再次支手起身打算阻止，卻在走下床榻前又被睦冉推回床上。

「阿冉，果然還是我自個兒來就好，你去忙吧。再怎麼說我也是成年之人，也不能老是這樣被你護著。」

「……但若兄你傷得不輕，獨自一人待著並不妥。」

「這……」遊若離很清楚睦冉一旦堅持起來便很難說服，而從不拒絕睦家人的他也從不反抗，最終還是選擇妥協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好像有什麼不太一樣了。

他知道的。